優古堂詩話

環溪詩話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優古堂詩話

吳 幵 撰

本館據讀畫齋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優古堂詩話一卷

宋吳幵撰幵字正仲滁州人紹聖丁丑中宏詞科靖康中官翰林承旨與耿南仲力主割地之議卒誤國事又爲金人往來傳道意旨立張邦昌而事之建炎後竄謫以死其人本不足道而所作詩話乃頗有可採其書凡一百五十四條多論北宋人詩亦間及唐人惟卷末載楊萬里一條時代遠不相及疑傳寫有譌或後人有所竄亂歟所論惟卷末吏部文章二百年一條裒飯非子來一條王僧綽蠟鳳一條荷囊一條陽燧一條陽關圖一條珠還合浦一條黃金臺一條以玉兒爲玉奴一條東坡川事切一條妓人出家詩一條蒸壺似蒸鴨一條望夫石一條落梅花折楊柳一條兼涉考證其餘則皆論詩家用字鍊句相承變化之由夫奪胎換骨翻案出奇作者非必盡無所本實則無心闇合亦多有之必一句一字求其源出某某未免於求劍刻舟即如李賀詩桃花亂落如紅雨句劉禹錫詩搖落繁英墮紅雨句幵既知二人同時必不相襲岑參與孟浩然亦同時乃以參詩黃昏爭渡字爲用浩然夜歸鹿門詩不免強爲科配又知張耒詩夕陽外字本於楊巨源而不知夕陽西字本於薛能可知輾轉相因亦復搜求不盡然互相參考可以觀古今人運意之異同與遣詞之巧拙使讀者因端生悟觸類引申要亦不爲無益也其中蓬生麻中一條畜不吠之犬一條韓退之全用列

子文一條。韓退之學文而及道一條。定命論一條。富鄭公之言出元瑋一條。寧人負我勿我負人一條。皆兼論雜文。不專詩話。又手滑一條。應聲蟲一條。更詩文皆不相涉。蓋詩話中兼及雜事。自劉攽、歐陽修等已然矣。

優古堂詩話

詩可以觀人

呂獻可誨嘗云丁謂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掉臂入王元之禹偁見之曰入公門猶掉臂人乎此人必不忠後果如其言

二十八字媒

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此趙德麟細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鰥居因見此篇遂與之爲親余以爲二十八字媒也

野火燒不盡

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投顧況況戲之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老夫前言戲之耳

絕句

仲至王欽臣使遼回謁恭敏李公席中賦詩云穹廬三月已淹留白草黃雲見卽愁滿袖塵埃何處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山谷取唐人詩

唐宋晝喜陳懿老至詩云。一別一千日。一日十二憶。苦心無閒時。今日見玉色。迺知山谷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之句。取此。

謝惠含桃謝惠茶詩

韓致光。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末章云。金鑾歲歲長宜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光。而語工。

門雀屋烏宜室茂陵

張天覺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於所御扇。然丁晉公詩固嘗云。屋可占烏曾貴仕。門堪羅雀稱衰翁矣。王元之黃州上任謝表云。宜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亦出於杜子美。竟無宜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語。前輩不以爲嫌者。蓋文勢事情自須如此也。

相望落落如晨星

王直方詩話謂東坡送李公擇云。有如長庚月。到曉不收明。贈參寥云。故人各在一天角。相望落落如晨星。任師中挽詞云。相看半作星辰沒。可憐太白與殘月。而蘇黃門送退翁守淮安亦云。我懷同門客。勢若

曉天星。其後學者尤多用此。以上皆王說。予按古樂府徐朝云。兩頭纖纖月初生。半白半黑眼中睛。膃膃膊膊雞初鳴。磊磊落落向曙星。故劉夢得作韋處厚集序。亦云古今相望。落落然如畸星辰。乃知二蘇所用本古樂府。豈直方忘之耶。

猿啼三聲淚沾衣

川峽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啼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衣。陳簫詮夜猿啼詩斷章云。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故子美詩聽猿實下三聲淚。

身輕一鳥過

歐陽文忠公詩話。陳公時得杜集。至蔡都尉身輕一鳥下。脫一字。數客補之。各云疾落起下。終莫能定。後得善本。乃是過字。其後東坡詩。如觀李杜飛鳥句。脫字欲補如無緣。山谷詩。百年青天過鳥翼。東坡詩。百年同過鳥。皆從而效之也。予見張景陽詩云。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則知老杜蓋取諸此。況杜又有貶柳少府詩。余生如過鳥。又云。愁窺高鳥過。景陽之詩。梁氏取以入選。杜贈驥子詩。熟精文選理。則其所取。亦自有本矣。如贈韋左丞詩。皆倣鮑明遠東武吟。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然古詠香爐詩。四座且勿喧。願聽歌一言。

牛帶寒鴉過遠村

張芸叟詩。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與東坡所記蘇叔黨詩。葉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

村。與張詩相類。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鮑慎由荅潘見素詩云。學詩比登仙。金膏換凡骨。蓋用陳無己荅秦少章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之句。

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

晁元忠西歸詩。安得龍山潮。駕回安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山谷和荅云。熱避惡木陰。渴辭盜泉水。曾回勝母車。不落抱玉淚。晁氏猛虎行。皦皦壯士意。人生高唐觀。有情何能已。韓子蒼取其意。以代葛亞卿作詩云。君住江濱起栝樓。妾居海角送潮頭。潮中有妾相思淚。流到樓前更不流。唐叔孫向有經昭應温泉詩云。一道流泉透御溝。先皇曾向此中游。雖然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子蒼末句。乃用孫語。

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

青箱雜記謂寇萊公少時有詩送人云。到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遂兆晚年之讖。予以爲非是。蓋萊公效于武陵詩耳。于別故人云。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幾重。然國史萊公本傳。乃云。準至雷州。吏以圖經獻。視其四至。云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有云。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豈偶然邪。所載與青箱雜記不同。

金鴨無煙却有香

秦少章詩。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煙却有香。魏道輔詩。博山燒沈水。煙燼氣不滅。日暮白門前。楊花散成雪。與少章詩意同。

友于

洪駒父詩話謂世以兄弟爲友于。子姓爲貽厥。歇後語也。杜子美詩云。山鳥山花皆友于。子美未能免俗何邪。予以爲不然。按南史劉湛。友于素篤。北史李諶事兄盡友于之誠。故陶淵明詩云。一欣侍温顔。再喜見友于。子美蓋有所本耳。子美上太常張卿詩。亦云友于皆挺拔。

橫陳

荆公詩。日高青女尚橫陳。潮回洲渚得橫陳。橫陳二字。見首楞嚴經。及宋玉風賦。前輩以用橫陳。始於荆公。非也。陸龜蒙薔薇詩云。倚牆當戶自橫陳。致得貧家似不貧。沈約夢見美人詩云。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見玉臺新詠。

據槁梧

荆公詩。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堦除。唐李嘉祐詩。據梧聽好鳥。行藥寄名花。莊子據槁梧而瞑。

崔護詩

唐獨孤及和贈遠詩云。憶得去年春風至。中庭桃李映瑣窗。美人挾瑟對芳樹。玉顔亭亭與花雙。今年新花如舊時。去年美人不在兹。借問離居恨深淺。祇應獨有庭花知。此詩與崔護詩意無異。

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涼

李太白詩云幾度雨來成惡熱一番風過有新涼劉幸老子劉仝、字斯立龍山寺詩亦云急雨欲來先暑氣涼風已過卻秋聲詩意雖同然皆佳句

青裙白面初相識

陳去非茶花詩後兩句云青裙白面初相識十月茶花滿路開蓋用白樂天江岸梨花詩意梨花有思緣和葉一樹江頭惱殺君最似孀閨少年婦白妝素面碧紗裙

手滑

蘇子由龍川別志慶歷中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遣之海悅遂去不爲暴富鄭公議欲誅仲約范文正公欲宥之爭于上前仁宗從之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閒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似也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跡不安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徬徨不能寐遠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予考資治通鑑唐武宗賜劉宏逸薛季稜死又遣使就潭州誅楊嗣復及李珏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少年新卽位玆事不宜手滑德裕因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乃釋之乃知范公所言者楊嗣復等公案耳世有肆

行胸臆者。多以紙上語爲不足用。以今觀之。是否葢可見矣。

親木興嘆

魏文帝柳賦。在予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拱而九成。桓温北伐經金城。見爲琊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乃知親木而興嘆。代有之矣。按廣州人物志載。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試誦庾信枯樹賦。頲避談字。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文忠公詩云。人昔共游今孰在。樹猶如此我何堪。荆公詩。道人從何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劉斯立詩云。麥壠漫漫宿葉黄。新苗寸寸未禁霜。手中馬箠餘三尺。想見歸時如許長。意皆相沿以生也。

金谷樓危到地香

前輩稱宋莒公賦落花詩。其警句有漢皋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之句。葢本於唐張泌惜花詩。看多記得傷心事。金谷樓前委地時。其弟景文公同賦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亦本於李賀殘絲曲云。落花起作回風舞。榆莢相催不知數。

春在先生杖屨中

西清詩話記周邦彥祝壽詩。化行禹貢山川外。人在周公禮樂中。予以爲此乃模寫東坡刁景純藏春塢詩。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是也。

小雨斑斑

文忠公詩小雨斑斑作燕泥東坡詩小雨斑斑未作泥山谷詩潤花小雨斑斑缺

一意兩用

樂天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惟有詩魔降未得每逢風月一閒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獨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然太白本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

蜀葵詩

劉禹錫嘉話載陳標蜀葵詩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雜俎載貞元中牡丹已多柳渾善言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二詩意相似

屋簷斜入一枝低

唐張謂詩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乃悟林和靖梅詩屋簷斜入一枝低之句所本

秋去暑無權

張文潛明道雜誌記一詩云秋去暑無權以爲意新而韻工予見邵堯夫云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

醉鄉閒處日月鳥語花開管絃

蔡絛西清詩話云黃魯直貶宜州謂其兄元明曰庭堅筆老矣始悟抉章摘句爲難要當於古人不到處
墮意乃能聲出衆上元明問其然曰庭堅六言近詩醉鄉閒處日月鳥語花開管絃是也此優入詩家藩
闥宜其名世如此以上皆蔡語予按此說出於魯直是否雖未敢必然上句本於唐皇甫嵩醉鄉日月發
之意下句本於唐崔湜應制詩庭際花飛錦繡合枝閒鳥囀管絃同

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

晏叔原長短句云門外綠楊春繫馬牀前紅燭夜呼盧蓋用樂府水調歌云戶外碧潭春洗馬樓前紅燭
夜迎人然叔原之詞甚工

雲破月來花弄影

張子野長短句雲破月來花弄影往往以爲古今絕唱然予讀古樂府唐氏謠暗別離云朱絃暗斷不見
人風動花枝月中影意子野本此

應聲蟲

陳正敏遯齋閒覽載楊劬中年得異疾每發言應荅腹中有小聲效之數年閒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
曰此應聲蟲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蟲不應者當取服之劬如言讀至雷丸蟲忽無聲乃頓餌
數粒遂愈正敏其後至長汀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
技所以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以上皆陳所記予讀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卽唉

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仲。張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卽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卽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止。乃知古有是事。

草忘憂花含笑

冷齋夜話云。丁晉公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不若東坡花如識面嘗含笑。鳥不知名時自呼。然丁詩本取唐人徐振雷塘詩。花憶所爲猶自笑。草如無道更應荒。毛詩焉得諼草。釋者以爲諼草可以解人之憂耳。今丁詩乃以草憂底事何邪。然善論詩者。不當如此。

回眸一笑百媚生

白樂天長恨歌云。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蓋用李太白應制清平樂詞云。女伴莫話孤眠。六宮羅綺三千。一笑皆生百媚。宸衷教在誰邊。

身事未知何日了

近時稱陳去非詩。案上簿書何日了。樓頭風月又秋來之句。或考曰。此東坡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耳。予以爲本唐人羅鄴僕射陂晚望詩。身事未知何日了。馬蹄惟覺到秋忙。

舜不窮其民論

元祐中。省試舜不窮其民論。劉棠召美首選。其警句云。桀紂以淫虐窮。幽以貪殘窮。厲以監謗窮。戰國以侵伐窮。秦皇以督責窮。漢武以奢侈窮。晉以夷狄窮。隋以巡幸窮。明皇以隱戶剩田窮。德宗以開架稅屋

窮東坡見之大加嘆賞以其不類時文因以劉窮呼之然予以劉召美此意本孫樵耳孫樵與賈秀才書云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于窮者也

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楊猶懸

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晏元獻云望斗氣沈龍已化置芻人去楊猶懸陶邕州云劍待張華時已晚楊延徐稚禮應疎此二聯全是龍光射牛斗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綬公垂云江淹帝子霍飛閣山際眞君鶴馭天不襲陳跡甚可佳也

處事無心覺累輕

呂東萊先生呂居仁詩云忍窮有味知詩進處事無心覺累輕李成季已嘗云靜疑多事非求福老覺無心勝攝生二詩雖相似然皆佳句也

春水碧於天

溫庭筠樂府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皮日休松陵集詩云瀼水碧於天荊南廓然秀豫章取以作演雅云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閒似我

蓬生麻中

荀卿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盍本於曾子制言曰蓬生麻中不扶乃直白沙

在泥與之皆黑。

蓄不吠之犬

東坡上神宗書曰。養貓以待鼠。不可以無鼠而蓄不捕之貓。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狗。蓋取北史宋游道傳。楊遵彥曰。譬之蓄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

開簾風動竹

唐李益。竹窗聞風早發寄司空曙詩云。風驚暮坐。窗牖思悠哉。開門復動竹。疑是故人來。時滴枝上露。稍霑堦上苔。幸當一入幌。爲拂綠琴埃。異聞集。霍小玉傳。爲開簾復動竹。改一風字。遂失詩意。然此句乃襲樂府華山畿詞。詞云。夜相思。風吹窗簾動。言是所歡來。通典云。江南以情人爲歡。

山流細沫擁浮花

沈君攸羽觴飛上苑云。石徑斷絲蘭蔓草。山流細沫擁浮花。外史檮杌載張蠙詩。牆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微風聚落花。蓋本於沈耳。

桃花亂落如紅雨

李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予觀劉禹錫詩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落緜英墜紅雨。劉李同出一時。決非相爲剽竊。

日極千里傷春心

陸士衡樂府。游客春芳林。春芳傷客心。杜子美花近高樓傷客心。皆本屈原目極千里傷春心。

漁梁渡頭爭渡喧

岑參巴南舟中夜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蓋用孟浩然詩耳。浩然有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

多病故人疎

唐包佶嶺下臥病寄劉長卿詩云。惟有貧兼病。能令親愛疎。蓋用孟浩然多病故人疎。與杜子美故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疎。

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

潘子眞詩話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佺卿詩也。杜子美詩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予以佺卿之詩。蓋原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之句。然李白入青溪山詩亦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

鶯語丁寧

唐楊巨源早春詩云。馬蹄經歷應須遍。鶯語丁寧已怪遲。蓋效杜子美所謂莫遣花開深造次。便覺鶯語太丁寧。

幾處笙歌幾處愁

唐章孝標八月詩云。徙倚仙居遶翠樓。分明宮漏靜兼秋。長安夜夜家家月。幾處笙歌幾處愁。唐裴交泰長門怨詩云。自閉長門經幾秋。羅衣溼盡淚還流。一種蛾眉明月夜。南宮歌管北宮愁。與前詩絕相類。

穀雨杏花稀

唐李嘉祐春思詩。清明桑葉少。穀雨杏花稀。乃悟周朴詩。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

未臘山梅樹樹花

杜牧之詩。經冬野菜青青色。未臘山梅樹樹花。許渾詩。未臘梅先實。經春草自薰。渾雖用牧意。然終不能及也。

庭中花照眼

梁武帝春歌云。堦上香入懷。庭中花照眼。春心一如此。情來不自恨。乃悟杜子美花枝照眼句。還成之句。

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

潘子眞詩話云。杜牧之題李西平宅云。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庾信作宇文盛墓誌。所謂授圖黃石。不無師表。學劍白猿。遂傳風旨。然予讀李太白贈宋中丞詩云。白猿懸劍術。黃石借兵符。則太白亦嘗用之矣。

還山弄明月

東坡虔州八境圖。回峯亂嶂鬱參差。雲外高人世得知。誰向空中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徐鼎臣搜神

記云。鄱陽山中有木客。秦時採木者。食木實遂得不絕。時就民間飲酒。爲詩一章云。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東坡蓋用此也。然唐劉長卿有龍門八詠。其七渡水詩云。日暮下山來。千山暮鐘發。不如波上棹。還弄山中月。伊水連白雲。東南遠明滅。乃知還山弄明月。唐人已言之矣。

退之全用列子文

韓退之雜說云。昔之聖人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虵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有牛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很者。其面則人。其心則禽獸。又烏可謂之人耶。予按列子稱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虵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商紂、魯威、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乃知退之全用此文。

愁殺人

唐朱放贈魏校書詩云。長恨江南足別離。幾回相送復相隨。楊花撩亂撲流水。愁殺行人知不知。李益隋堤詩云。碧水東流無限春。隋家宮苑已成塵。行時莫上長堤望。吹起楊花愁殺人。李益學朱也。然二詩皆佳。

詠婦人

古今詩人。詠婦人者。多以歌舞爲稱。梁元帝妓應令詩云。歌清隨澗響。舞影向池生。劉孝綽看妓詩云。燕姬奏妙舞。鄭女愛清歌。北齊蕭放冬夜對妓詩云。歌還團扇後。舞出妓行前。弘執恭觀妓詩云。合舞俱迴

雪分歌共落塵陳陰鏗侯司空宅詠妓詩云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陳劉珊亦云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和趙王看妓詩云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江總看妓詩云並歌時轉黛息舞暫分香隋盧思道夜聞鄰妓詩云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雙陳李元操春園聽妓詩云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衣釋法宣觀妓詩云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劉希夷春日閨人詩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以歌對舞者七以歌扇對舞衣者亦七雖相沿以起然詳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爲豔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

花應解笑人無窮事有限身

唐李敬方歡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應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裏酒何以寄天眞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悲身外無窮事且進生前有限杯二詩雖相沿而杜則尤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飮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敬方云

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

張說有深度驛詩云洞房懸月影高枕聽江流杜子美用其意見于客夜篇云人簾幾月影高枕遠江聲

雞三號

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蓋雞必三號而後天曉耳故杜子美雞詩亦云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

獨鵲梟庭柯

錢內翰希白書景詩云雙蜻上簾額獨鵲鳥庭柯鳥字最其所用意處也然韋蘇州聽鶯曲云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趙嘏詩云語風雙燕立鳥樹百勞飛錢意韋趙已先用張文潛亦有啄雀踏枝飛尚裊之句

兩蝸角

白樂天云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蝸兩角古今興廢豹同丘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角蝸百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兩蝸角險阻艱難一酒杯洪龜父云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鯨背

兼謂天地寬

孟東野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吳處厚以渠器量褊窄言乃爾予以東野取法杜子美每愁悔吝生如覺天地窄之句

韓退之春雪詩

韓退之春雪詩云拂花輕尚起落地煖初消秦韜玉雪詩云片纔落地輕陷力不禁風旋旋消王定民雪詩云天邊密勢來猶溼地上微和積易消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

東坡泗州僧伽塔詩云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應造物應須日千變張文潛

用其意。別爲一詩云。山邊半夜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穫。雨多瀟瀟蠶簇寒。蠶婦低眉憂繭單。人生多求復多怨。天公供爾良獨難。

天北極殿中閒

王直方詩話記徐師川紫宸早朝詩一聯云。黃氣遠臨天北極。紫宸位在殿中央。以予觀之。乃全是杜子美玉几猶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閒一聯也。

飛鳥外夕陽西

張文潛詩云。新月已生飛鳥外。落霞更在夕陽西。蓋用郎士元送楊中丞和番詩耳。郎詩云。河陽飛鳥外。雪嶺大荒西。

韓退之喜雪詩

韓退之喜雪獻裴尚書詩云。喜深將策試。驚密仰簷窺。又云。氣嚴當酒煖。灑密聽窗知。荊公全用以爲一聯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雪屋聽窗知。

一樹高花明遠村

田家汨汨流水渾。一樹高花明遠村。雲意不知殘照好。卻將微雨送黃昏。鄭毅夫詩也。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詩也。第二句相類。皆清絕可愛。

石燕泥龍

周庾信喜晴詩已歡無石燕彌欲棄泥龍又初晴詩云燕燥還爲石龍殘更是泥此意凡兩用然前一聯不及後一聯也乃知杜子美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幹旋句法所本

春風自是人閒客

侯鯖錄載裕陵喜晏叔原與鄭俠絕句云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閒客主管繁華得幾時然山谷少時有感春詩云風光不長妍如客暫時寓則晏意山谷已道之矣

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陳輔之詩話記荆公喜王建宮詞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韓子蒼反其意而作詩送葛亞卿曰劉郎底事去忽忽花有深情只暫紅弱質未應貪結子細思須恨五更風

詠叔孫通詩

宋景文詠叔孫通詩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綿蕞強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詠叔孫通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亦未純異時得失亦頻頻一官所買知多少便議先生作聖人其用意正同今荆公集亦載宋詩非也

魚遺子鹿引麝

唐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麝乃悟山谷詩河天月暈魚分子桐葉風微鹿養茸所自

鱸肥人膾玉柑熟客分金

蘇子美詩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呂吉父詩魚出清波庖膾玉菊浮寒露酒浮金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

江總衡州九日詩姬人薦初醞幼子問殘疾故杜子美取其意以爲遣悶云老妻憂坐瘴幼女問頭風

傀儡

唐梁鍠詠木老人詩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眞同須臾弄罷寂無事卻似人生一夢中開元傳信記稱明皇還蜀嘗以爲誦而非明皇作也觀山谷詩世間盡被鬼神誤看取人間傀儡棚煩惱自無安脚處從他鼓笛弄浮生蓋用鍠意也

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

前輩好稱僧悟清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以爲句意皆新然予讀後梁沈君攸臨水詩云花落圓紋出風急細流翻乃知魚沒浪痕圓所自

鷓鴣飛上越王臺

唐竇鞏有南游感興詩傷心欲問當時事惟見江流去不迴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蓋用李太白覽古詩意也李云越王勾踐破吳歸義士還家盡錦衣宮女如花滿春殿只今惟有鷓鴣飛

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娟娟波浪中

參寥詩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沒娟娟波浪中東坡送蜀僧詩當時半破蛾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同而東坡乃用李白詩

禪心竟不起

唐僧皎然答李季蘭詩云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竟不起還捧舊花歸乃悟參寥苕杭妓詩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隔花催喚打魚人

劉貢父詩話載花蕊夫人宮詞云廚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予觀王建宮詞云御廚進食索時新每到花開卽苦春白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不惟第一句同而末章詞意皆相緣以起也

高懷猶有故人知

陳無己有山谷草書絕句當年闕里與論詩歲晚河山斷夢思妙質不爲平世用高懷猶有故人知末後兩句乃合荆公思王逢原詩妙質不爲平世得徵言但有故人知

成梟而牟呼五白

杜子美今夕行憑陵大叫呼五白祖跋不胥成梟盧學者謂杜用劉毅劉裕東府樗蒲事雖杜用此然屈原招魂已嘗云成梟而牟呼五白

寒食疾風甚雨

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疲牛綠野深。頃又見周知微詩稟云。疾風甚雨悲游子。峻嶺崇山非故鄉。張文潛詩云。荒山野水非吾土。寒食清明似去年。

萬年枝

唐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應。還繞萬年枝。謝元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煙動。百子池邊瑞日長。盧多遜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內。芳樹萬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韓子蒼冬青詩云。離宮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種時。惆悵一株嵐霧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記。戚夫人侍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何晏景福殿賦。綴以萬年。注引晉宮閣銘曰。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

問花花不語

東坡吉祥寺賞花寄陳述古詩云。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南部新書記嚴惲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也。惲字子重。能詩。與杜牧善。

夢中夢身外身

山谷嘗自贊其眞曰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葢亦取詩僧淡白寫眞詩耳淡白云以覺夢中夢還同身外身堪嘆余兼爾俱爲未了人

兩山排闥送青來

荆公詩云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葢本五代沈彬詩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羣山附郭來彬又本唐許渾山形朝闕去河勢抱關來之句

太液披香

西清詩話記荆公賞花釣魚詩披香殿上留珠輦太液池邊過玉杯都下翼日競以公用柳耆卿詞太液波翻披香簾捲之語予讀唐上官儀初春詩步輦出披香清歌臨太液乃知上官儀已嘗對之豈始耆卿邪隋庾信春賦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長安有宜春宮此又以宜春對披香矣

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

江文通有擬湯惠休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葢用魏文帝秋胡行云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梁武帝鼓角橫吹曲云日落登雍臺佳人殊未來梁沈約洛陽道云佳人殊未來薄暮空徙倚二人所用又襲江也江齊人

啼猿樹

杜詩影著啼猿樹魂飜結蜃樓葢用盧照鄰巫山高云莫辨啼猿樹徒看神女雲

時送紅梅一陣香

李方叔喜吳可小詩東風可是閒來往時送紅梅一陣香殊不知張芸叟酴醾詩亦云晚風亦自知人意時去時來管送香

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

蔡絛西清詩話取權僧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之句然唐宋之間詩云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權實取此沈約登元暢樓詩亦云雲生嶺乍黑日下溪半陰宋景文公過行處關詩云雲生全嶺失日隱半崖陰宋全用沈詩也梁庾肩吾詩云塵飛遠騎沒日徙半峯寒庾沈同時人

臨清流而賦詩

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叔夜琴賦云背長林翳華芝臨清流賦新詩

日月跳躑

元微之遣興云日月東西跳又云光陰本跳躑又荅胡靈之詩序云日月跳躑於今行二十年矣幾與退之日月如跳丸大同小異也杜牧之寄韓又云跳丸日月十經秋又送孟池云月於何處去日於何處來跳丸相趁走蓋用退之意元微之憶遠曲云水中書字無字痕白樂天新昌新居云浮榮水畫字意又相類

海風吹不斷

顧況喜白樂天送友人原上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是李太白瀑布詩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意

堯舜性仁賦

劉煇堯舜性仁賦其警句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蓋本於范文正公堯舜率天下以仁賦內睦九族善鄰之志咸和外黜四凶有勇之風遐振

滿地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貢水爭流

徐師川有陪李泰發登洪州南樓詩云十年不復上南樓直爲狂胡作遠遊滿地江湖春入望連天章貢水爭流青雲聊爾居金馬紫氣還應射斗牛公是主人身是客舉觴登望得無愁唐劉長卿有和樊使君登潤州城樓詩云山城迢遞倚高樓露冕吹簫居上頭春草連天隨北望夕陽浮水共東流江田漠漠全吳地野樹蒼蒼故□州王粲尚爲南郡客別來何處更銷憂徐之詩絕類長卿其閒一聯如出一手也然宋仲安有放船下湖口詩云此地側身徒北望餘生乘興復東流乃是全用劉詩也

韓退之學文而及道

程正叔云韓退之晚年所爲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是倒學了因學文求所未至遂亦有所得然此意本吳子經耳子經法語曰古人好道而及文韓退之學文而及道子經名孝宗歐陽文忠公嘗有詩送吳生者也荊公與之論文甚著臨川人

衰顏紅易借髮短白難遮

程文簡公有飲酒戴花詩云衰顏紅易借短髮白難遮乃知陳無己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蓋本諸此

定命論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己能往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儕也以上皆百能說予按朱顧愷之常以爲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暗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乃知胡所說愷之之意也

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東坡作定風波序云王定國歌兒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國南遷歸予問柔廣南風土應是不好柔對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因用其語綴詞云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予嘗以此語本出於白樂天東坡偶忘之耶白吾土詩云身心安處爲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又出城留別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又重題詩云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可獨在長安又種桃杏詩云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卽是家

天際識歸舟

梁王僧孺中川長望詩云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蓋全用謝元暉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而不及也梁元帝詩云遠村雲裏出遙船天際歸亦效元暉而遠勝僧儒

庭草無人隨意綠

唐劉餗隋唐嘉話載隋煬帝爲燕歌行羣臣皆以爲莫及王胄獨不下帝因此被害而帝誦其句云庭草無人隨意綠能復道邪然予讀周庾信蕩子賦曰游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堦隨意生乃知王胄庭草無人隨意綠蓋取諸此以之喪命豈不枉哉

玉斧修成寶月團

荆公詩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江淹詠扇詩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非止用蕭史事也玉斧事見酉陽雜俎

綠楊樓外出秋千

晁無咎評樂章歐陽永叔浣紗溪云堤上游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要皆絕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後人道不到處予按唐王摩詰寒食城東即事詩云蹴踘屢過飛鳥上秋千競出綠楊裏歐公用出字蓋本此

雪裏梅將春信來

前輩詩話稱李成季詩曰日邊雁帶臘寒去雪裏梅將春信來以爲美然唐人曹松除夜已嘗云半夜臘

因風捲去。五更春被角吹來。

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

西清詩話謂蔡元長春帖子。龍燭影中猶是臘。鳳簫聲裏已吹春。膺紳類能傳誦。以爲蔣穎叔作。非也。予以爲此一聯。全是方干除夜詩。寒燈短燄方燒臘。畫角聲殘已報春。

富鄭公之言出於元璹

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各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又曰。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叛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予按唐鄭元璹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頡利納其言。卽引還。乃知鄭公之言。皆出於元璹。

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

孟東野連州吟云。春風朝夕起。吹綠日日深。乃悟荊公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所自。

明月空爲兩地愁

雲齋廣錄云。二宋以文章齊名天下。子京守蜀日有詩云。碧雲漫有三年信。明月空爲兩地愁。其後卒不入兩地。人以爲讖。予以子京用何遜與胡興安夜別詩。念此一筵笑。分爲兩地愁。廣錄之論。不知所自也。

馬嵬詩

唐崧史稱鄭相畋吟馬嵬詩云。明皇迴馬楊妃死。雲雨雖忘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觀者以爲眞輔國之句。予以謂畋蓋取杜詩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之意。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魏曹操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語。本朝榮陽呂原明乃云。中年嘗書壁以自警。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後觀晁少傅碎金錄。已前有此兩句。所謂先得我心之所欲者。然晉記。麴粥說羅仇。以主上荒耄信讒。不若勒兵向西平。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義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乃知晁少傅之前。羅仇已有此語。羅仇西涼羌胡耳。能發此語。尤可貴也。

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前輩讀詩與作詩既多。則遣詞措意。皆相緣以起。有不自知其然者。荆公晚年閒居詩云。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蓋本於王摩詰。與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而其辭意益工也。徐師川自謂荆公暮年金陵絕句之妙傳天下。其前兩句。與渠所作云。細落李花那可數。偶行芳草步因遲。偶似之邪。竊取之邪。喜作詩者不可不辨。予嘗以謂王因於唐人。而徐又因於荆公。無可疑者。但荆公之詩熟味之。可以見其閒適優游之意。至於師川。則反是矣。

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

雪浪齋日記云。背秋轉覺山形瘦。新雨還添水面肥。漁隱叢話云。山形瘦之語。古今少有道者。予嘗記唐人一聯。而忘其名云。山自古來和石瘦。水因秋後漾沙清。前詩蓋出於此而不及也。

張良與四皓書韓退之與李渤書

商芸小說載張良所與商山四皓書曰。良白。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身在六合之閒。志凌造化之表。但自大漢受命。禎靈顯集。神母告符。足以宅兆民之心。先生當於此時。耀神爽於雲霄。濯鳳翼於天漢。使九門之外。有非常之客。北闕之下。有神氣之賓。而淵潛山隱。竊爲先生不取也。良以頑薄。承乏忝官。所謂絕景不御。而駕服駑駘。方今元首欽明文思。百揆之佐。立則延首。坐則引領。日昃而方丈不御。夜眠而閶闔不閉。蓋皇極須日月以揚光。后土待嶽瀆以導滯。而當聖世鸞鳳林棲。不翔乎太清。麒麟嶽遁。不步乎郊藪。非所以寧八荒。慰六合也。不得侍省。展布腹心。略寫至言。想望翻然。不猜其意。張良白。予觀韓退之所與李渤書。其規模步驟。逮與之爲一矣。

蒨桃贈歌者詩

翰府名談載寇萊公妾蒨桃贈歌者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予嘗記南唐李詢贈織錦詩云。札札機聲曉復晡。眼穿力盡意何如。美人一曲成千賜。心裏猶嫌花樣疎。蒨桃詩意本此而不及也。

山蟬帶響穿疎戶

前輩稱蘇子美詩。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延清入破窗。蓋出于唐方干詩。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

紅生白熟生碧熟紅

侯鯖錄云。東坡謂世之對偶。如紅生白熟。手文腳色二對。無復加也。然予嘗記唐羅虬詩云。窗前遠岫懸生碧。簾外殘霞挂熟紅。然則羅虬已用生碧對熟紅矣。

更無一箇是男兒

前蜀王衍降後唐。王承旨作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人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其後花蕊夫人記孟昶之亡。作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寧無一箇是男兒。陳无己詩話載之。乃知沿襲前作。

沿襲不失爲佳

詩人有沿襲不失爲佳者。張曙途中聞蟬。前四句云。每歲聽蟬處。那將此際同。孤村寒色裏。野店夕陽中。李中正聞子規前四句云。何處正當聞。聲聲欲斷魂。暖風芳草岸。殘日落花村。蔣鈞孤鴈。後四句云。葦岸風吹雨。沙汀月照霜。還同我兄弟。零落不成行。

薏苡芎藭

張右史未晝臥口占云。病栽薏苡無勞謗。溼要芎藭不待廋。東坡亦云。巧語屢曾傷薏苡。廋詞那復託芎

翦。

夢魂香

黃季涔言一士人詩云。啼月杜鵑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蓋自唐趙嘏發之。趙云。松島鶴歸書信絕。橘州風起夢魂香。

二詩相類

唐崔惠童宴城東莊詩云。一月人生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杯。眼看春色如流水。今日花紅昨日開。杜子美詩云。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二詩相類。第不知崔爲何時人。

褒公鄂公

杜子美贈曹將軍霸詩。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鄂公謂尉遲謹德。褒公謂段志元也。故東坡贈寫眞何充詩。黃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巖中。勳名將相今何限。往寫褒公與鄂公。鮑眞由謝傳神蔡景直詩。馳譽丹青有古風。筆端及我未宜蒙。雲臺麟閣遙相望。往寫褒公與鄂公。用東坡語。尤爲無功。

三詩皆用清渾字

東坡送魯元翰詩。皎皎千丈清。不如尺水渾。陳後山次韻東坡詩。信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參寥詩乍爲含垢千尋濁。不作驚人一掬清。

詠荷花

胡仔苕溪詩話以詞句欲全篇皆好極爲難得如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雅秦處厚藕葉清香勝花氣二句寫景詠物可爲造微入妙然予見劉忠肅莘老已言之矣湖上口號云綠荷深不見湖光萬柄清風動晚涼莫恨紅蕖猶未爛葉香元自勝花香

服藥不如獨臥

世所傳道書雜載神仙祕訣有云服藥千朝不如獨寢一宵此最有理予近讀顧況琴客詩云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乃知古有此語然太平廣記彭祖傳云服藥百裹不如獨臥又知道書本此

繫日

白樂天恨無長繩繫白日又無大藥駐朱顏蓋本陳沈炯幽庭賦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月月俱如春然江總歲暮還宅詩亦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

東坡作夏侯太初論

王立方詩話記東坡十歲時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其間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之語老蘇愛之以少時所作故不傳然東坡作顏樂亭記與黠鼠賦凡兩次用之以上皆王記予按晉劉毅傳鄒湛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乃知東坡意發於此

杜甫取李陵詩

杜詩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又云別時孤雲今不飛。時復看雲淚橫臆。蓋取李陵別蘇武詩云。仰視浮雲飛。奄忽互相踰。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知禰不能薦

韓子蒼送王棁詩末章云。盧作西清老從臣。知禰才華不能舉。王摩詰送丘爲詩云。知禰不能薦。羞稱獻納臣。

董穎襲陳知默詩

洪景盧夷堅乙志記董穎詩。雲壑釀成千障雨。風蘋吹老一川秋。上句蓋襲陳知默詩。陳云。雲埋山麓藏秋雨。葉脫林梢帶晚風。

東坡本李端詩

東坡詩。白水滿時雙鷺下。午陰清處一蟬鳴。唐李端茂陵山行陪韋金部詩云。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鳴。東坡本此。

陸詩出韓子蒼

韓子蒼作絕句。天長候鴈作行遠。沙晚浴鳧相對眠。松醪朝醉復暮醉。江月上弦仍下弦。陸龜蒙別襲懷歸云。題詩朝憶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韓所出也。

得茶三昧

錢塘南屏謙師妙於茶事。東坡贈之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劉貢父亦贈詩云。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還窺詩一斑。

吏部文章二百年

韓子蒼言。歐陽文忠公寄荊公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蓋謂南吏謝眺。於宋明帝朝爲吏部尚書郎。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忠之意。直使謝眺事。而荊公荅之曰。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則荊公之意。竟指吏部爲退之矣。

裹飯非子來

東坡次韻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按莊子書子杞、子輿、子梨、子來、四人相與爲友。然無裹飯之事。莊子書又載子輿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乃知裹飯者子輿子桑。非子來也。東坡此詩爲誤。予又觀韓退之贈崔立之詩云。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饑。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裹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好事漆園吏。書之存雄詞。然則退之亦誤用耳。

僧綽采蠟燭作鳳凰

憶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戲僧虔。隨翁萬里心如鐵。此子何勞爲置田。東坡送子由奉使最後一章也。時子由之子侍行。故及之。然蠟鳳之戲。議者以爲誤。蓋南史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

其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棋。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采蠟燭作鳳凰。乃知蠟鳳之戲。非僧虔也。

荷囊非芰荷之荷

劉偉明贈熊本待制詩云。西清寓直荷爲橐。左蜀宣風繡作衣。蓋南史劉香傳。著紫荷橐事。見清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爲芰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公回吳舍人啓云。紅藥翻堦。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啓曰。白蟫素簡。以香生。茲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偏問。最近清光。乃知誤者非一人。然隋書樂志。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朝服綬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此又何邪。姑俟博識者。

陽燧

淮南子。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注云。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孰摩令熱。日下以艾承之。又云。木與艾相摩則然。世之取火惟此耳。劉言史與孟郊煎茶詩云。敲石取鮮火。汲泉避腰鱗。石火雖火而不可然。言史不察也。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鄭注云。夫遂陽燧也。禮內則疏。晴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禮外傳云。宗廟之祭。用明火者。以陽鑑取日中之火。謂之陽燧。以冬至之日子時。鑄銅爲鑑。

陽關圖

王維送元二詩。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伯時取以爲

畫謂陽關圖予嘗以爲失按漢書上黨有天井關燉煌龍勒有玉門關陽關去長安四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卽古之渭陽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可也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殷勤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承其失耳至山谷題陽圖斷章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愁然則詳味山谷詩意謂之渭城圖宜矣

珠還合浦

古今詩話美方謂上廣守詩歸徙惡溪韓吏部珠還合浦孟嘗君殊不知珠還合浦乃後漢孟嘗也

築黃金臺

前輩以荊公詩功謝靈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以臺字爲失按史記云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然太白詩云何人爲築黃金臺則荊公詩本此

以玉兒爲玉奴

東坡和楊公濟梅花詩云月地雲堦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昏又四時詩云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薄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擬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蓋兩用此而以兒爲奴者誤也然不害爲佳句

東坡用事切

東坡和山谷嘲小德詩末云但使伯仁長還與絡秀家蓋伯仁乃絡秀子耳洪駒父哭謝無逸詩云但使

添丁長。終與謝客家。此學東坡語尤無功。添丁盧同子。氣骨不相屬。絡秀本周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庶出。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更覺其切。

妓人出家詩

唐顧陶大中丙子編唐詩類選。載陽邰伯作妓人出家詩。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鬢翦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留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欲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豔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本朝申國長公主爲尼。掖廷嬪御隨出家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與陽邰伯所作一同。首句盡出花鈿散寶津一句不同。豈後人改邰伯詩而託以彭年之名。而文瑩又不考之過邪。

蒸壺似蒸鴨

東坡岐亭汁字韻詩。不見盧懷眞。蒸壺似蒸鴨。坐客皆忍笑。髣然發其幕。按太平廣記載盧氏雜說。鄭餘慶與人會食。日高飛客囂然。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諸人相顧。以爲必蒸鵝鴨。良久就餐。每人前下粟米飯一椀。蒸胡盧一枚。餘慶餐美。諸人弭進而罷。然則蒸壺似蒸鴨。乃鄭餘慶非懷眞也。豈東坡偶忘之耶。

望夫石

陳無己詩話。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惟用一律。惟劉夢得云。望來況是幾千歲。只是當年初望時。語

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願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卽雨。疑況得句處也。予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己、叔達、偶忘建作邪。

落梅花折楊柳

樂府雜錄載。笛者羌樂也。古曲有落梅花、折楊柳。非謂吹之則梅落耳。故陳賀徵長笛詩云。柳折城邊樹。梅舒嶺外林。張正見柳詩亦云。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李嶠笛詩。逐吹梅花落。含春柳色驚。意謂笛有梅柳二曲也。然後世皆以吹笛則梅落。如戎昱聞笛詩云。平明獨惆悵。畫盡一庭梅。崔櫓梅詩。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青瑣集詩。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皆不悟其失耳。惟杜子美、王渙之、李太白、不然。杜云。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王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李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亦謂笛有二曲也。

誠齋論山谷詩

山谷集中有絕句云。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零落杏花香。春風不解吹愁卻。春日偏能惹恨長。此唐人賈至詩也。山谷特改五字耳。賈云。桃花歷亂杏垂香。又不爲吹愁、惹夢長。

劉子先

章子厚嘗與劉子先定有場屋之舊。又頗相厚善。隔闊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誚其相忘遠引之

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責我疎愚喚不回。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公得詩甚喜。卽召爲宰屬。遂遷戶部侍郎。

洪熙元年春三月六日。林子中手錄。

錄此書已經三百年矣。鈔本之難得者。康熙丁酉立夏日。清景山樓披閱一過。先君所藏書。恨牽於物欲。不能盡讀之。徐駿。

辨摘蘇東坡詩誤處二三則。切當可喜。其餘雜見他書。且多疎脫也。駿識。

環溪詩話

吳沆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予嘗謂前輩用心廣大。不可淺近測也。始焉不自持其能。必退聽以資於先達。終焉不自持其能。必傾懷以誘於後進。是以道高一世而名馳千載。如南豐之激發於當塗。後山之改轍於山谷。其後門人弟子請益。亦不靳於示誨。今見環溪居士。早見寓公名士。共汲汲於問句。晚歲幅巾燕處。亦諄諄於立議論。夫文章實爲天下之公器。顧豈以一己之厭飫充足而驕人也哉。予猶及從居士而口傳心授矣。大抵皆不出於瞭上文度之編次。熟復再四。歲月廑然。雖然。此特其緒餘土苴而可以窺見者。予每慕居士身兼百行。無瑕可指。心醉羣經。無間不知。蓋涵養培植也厚。故其發越著見也遠。源流不置。本末具舉。譬如食蜜。中邊皆甜。夫豈容把筆旋學者耶。然則後生覓句。勿區區焉從事於末流。當斂衽起敬於居士。先修其本焉。可也。慶元庚申九月十七日。中大夫、禮部侍郎、遷工部尚書、封臨川郡開國侯、月湖何異敬書。

環溪居士文通先生行實

居士姓吳名沆字德遠撫州崇仁人幼孤事母孝博通經學紹興丙寅與弟澥各獻所著書於朝下國子監誤抵廟諱沆罷歸弟澥得免澥後又進周禮本制圖論下禮部徽廟欲建明堂議者以聲路不得由中而罷居士引書云入應門左入應門右蓋明堂在中諸侯不得直入衆皆是之亡何六部火曰事可知已賦草廬依舊指南陽之句以歸遂居環溪號無莫居士紹興開朝廷舉不求聞達者郡縣皆請以居士應詔奏上將行而居士卒年五十有七著易論語發微老子解環溪詩話等集數十萬言陸象山嘗曰觀其文可知其人復齋云文與行當並傳不朽謚環溪居士文通先生郡縣學皆祠之淳熙丁酉孟冬吉承議郎監察御史累遷太常寺少卿吏部尚書臨江謝諤謹

環溪詩話卷上

宋 吳沆德遠著

環溪少時。終日沈默。伯兄覺其如此。每以文字強其學。（伯兄謂環溪長兄濟字德邵）一日借到淵明詩。命環溪錄既畢。遂得晚歸早行二詩。寫在几案間。晚歸詩云。夕陽欲西沒。宛轉山氣昏。獨逝頗無累。時欣暗經林。棲鳥未穩集。歸馬無奔聲。恍惚自得意。與來誰與言。早行詩云。晨風襲微和。曉色動佳氣。溟溟四郊烟。漠漠一川水。前村雞犬喧。遠樹鳥雀喜。山腰客行來。林下雉驚起。時聞牧童謠。不見騎牛至。回頭望東隅。曉日粲光麗。胸襟倏暄煩。敗我幽靜意。行行載馳驅。已復到城市。伯兄深喜以爲似淵明。因令讀淵明詩。環溪仍復緘默。不復在意。一日友人自曹山見孫尚書回。（環溪所與人議論。只稱官職。不欲指人名字。訪伯兄云。孫公言諸詩杜甫爲最。每日行坐。令人讀杜詩。臥則仰而聽。有會意輒擊節稱嘆。言詩之妙者在於此。友人因請問杜詩之妙。尚書云。杜詩好處無他。但是入手來重。如國破山河在一句便重。又如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氣象可想。以至不寢聽金鉦。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便見念念不忘君之意。又泛舉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等數詩。皆雄健警絕。環溪心頗喜之。翌日遂作曉晴野外二詩。作顏體大書於几案間。曉晴詩云。夜半雨忽作。朝來雲又晴。林花洗幽豔。池水滿虛明。草色侵衣溼。山光入座清。茅簷正幽寂。啼鳥兩三聲。野外詩云。野外望中闊。遙山宛轉隨。小溪芳草

合。高樹古藤垂。鳥過驚風疾。雲行度嶺遲。回頭失歸路。還問老農知。伯兄意謂是寫杜詩。既覺畢嘆云。杜詩也。是不同。環溪縅笑。伯兄云。非杜詩乎。環溪云。亦是。但是今杜詩耳。伯兄遂披衣徑詣友人談及二人相與駭嘆。不旋踵而二詩播於邑下。伯兄遂令環溪學杜詩。亦但唯唯。終不肯學。

伯兄一日借到李白詩文。將家本令環溪點對差誤。凡數過。遂得清風生高堂。桃紅謝李白等歌辭。類警拔。伯兄私謂仲兄曰。此子駸駸又將入太白境界矣。仲兄亦曰。（仲兄名光字德弼）吾素知此子有太白風。（如樹頭明月光欲吐。反眼仰面天恢恢。隙風無端吹我燭。滿窗明月心更清。如此等語。去太白亦何遠。）時仲兄方仰韓文。欽玉川子之風。遍借玉川集。又令環溪錄本。環溪亦喜其狂怪。會乙卯正旦日蝕。（環溪生丙申至乙卯及二十歲。此所作皆十五六時詩也。）遂作日蝕以擬月蝕。又作文房四字相贈答。以擬井石蝦蟆贈答。後見白樂天諷詠。喜其有補。稍諷誦之。未幾。又作碡溪石、歐冶子、金在鎔等數詩。以擬樂天錄在私集。伯兄一日看碡溪石至江流回轉石不移。釣絲卷盡生鬚絲。便言好。又看金在鎔至爲兵不願作刀鋸。刑人未必皆不忠。爲器不願作鐘鼎。銘勳未必皆有功。即云樂天於此有愧色矣。

他日私謂仲兄言。此子大有才調。但是未可籠絡。若肯留心舉業。必有所成。因強之舉業。每見賦論。擬之輒似。然終不肯看時文。云通經行先王之道。作賦何爲。伯兄云。吾弟既不喜賦。宜且讀毛詩。將來未問取應。亦通得一經。環溪讀詩卻喜。晝夜沈酣。頓忘寢食。然每讀一篇得意。便過一日。更不拘程限。

乙卯會大旱。丙辰大饑。道路流離。死者如積。始則烏鳶食人於江。次則犬彘食人於路。又次則餓者相食

於廬積忿所畜遂發而爲詩乃作瓶無餘糧以憫饑作雨淋漓以傷道路之流離作有鳥以傷時作野無孩提以憐餓人兄弟強環溪以所作質於當代名公環溪入臨川始作邈弓見鄧著作鳳鳴見劉直閣不旋踵而二詩播於城內

一日以五言七言絕句一册見李待制謁入公倒屣出迎環溪進趨俯揖容色泰然待制且行且顧云公出白屋而有青雲器坐定遽取詩徧觀之首篇是春遊吟云鳥語烟光裏人行草色中池邊各分散花下復相逢待制云此所謂詩中有畫又看至首夏云積雨有餘潤遊雲無定陰卽云此兩句有深意又看燕飛華屋靜鶯囀碧窗深卽云公他日不止如此此詩殊有富貴氣象又看折花詩云野花開處客徘徊胡蝶搏飛斂復開折得野花隨手去不知胡蝶逐人來卽云甚圓熟一讀上口如此便是好詩又看閒中詩云耳根靜處水流村眼界空時山在門卽以手掩卷云公自是淵明以上人豈易得哉

環溪自岳陽回始往見張右丞奉詩一册以書序慕效四子之意云某方其幼也情性虛靜無事營爲則慕淵明及其少長志氣稍動務爲飄逸則慕太白辭色一縱非大快無已也則慕盧仝覺其狂甚稍歸純正則慕樂天自是出此入彼罔知攸濟又念以四子之才不能無累如淵明得之清而失之澹太白得之豪而失之放盧仝得之狂而失之怪樂天得之和而失之易且不雅所謂詩者止於此乎又有大於此也翌日復見右丞相云夜來略觀盛製大抵近淵明太白處多佳亦是公之天性想不緣慕效而得至盧仝樂天乃不足爲法然唐史云詩人以來未必有如杜甫者更當於此留心方到極處環溪退

而學杜甫連夜熟讀精選得五百八十篇鍼畢復見右丞云曾看杜詩來耶環溪云已讀右丞云曾知杜詩妙處否環溪云杜詩千有四百餘篇某極力精選得五百有十八首是杜詩妙處右丞云不是如此杜詩妙處人罕能知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物事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爲妙且如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也是好句然露與星只是一件事如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烟翠且重亦是好句然有孤城也有返照即是兩件事又如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沙有鼉也風也浪也即是一句說三件事如絕壁過雲開錦繡疏松夾水奏笙簧即是一句說了四件事至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即是一句說五件事惟其實是以健若一字虛即一字弱矣公但按此法以求前人即漸難爲詩環溪又問如何是說眼前事以至滿天下事右丞云如獨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欲向人啼只是說眼前所見如藍水過從千嶂落玉山高並兩峰寒即是說數千里內事如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即是一句說百里事至如溪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即是一句說兩軍州如吳楚東南坼是一句說半天下至如乾坤日夜浮即是一句說滿天下環溪云妙右丞相云公若以此道求前人當絕無而僅有耳環溪因取前輩之詩參而考之謂東坡惟有美堂一詩最工然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正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是一句能言四件事如通印子魚猶帶骨披鬚黃雀漫多脂鶴聞雲作氅駝臥草埋峰每句亦不過三物如酒醒

風動竹夢斷月窺簾深谷留風終夜響亂山銜月半牀明風花誤入長春苑雲月常眠不夜城雲烟湖水家家境燈火沙河夜夜春則似三物而不足一句要言三五事言滿軍州滿天下疊句至如風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翠浪舞翻紅穲稏白雲穿破碧玲瓏葉厚有稜扉角健花深少態鶴頭丹等語句雖佳而每句不過止用二物而已山谷則有數聯合格如輕塵不動翠橫膝萬籟無聲月入簾飯香獵戶分熊白酒熟漁家擘蟹黃素練狂風寒徹骨黃梅細雨潤如酥皆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鹿養茸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月十年燈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至荊公則合格者多如帚動川收浪靴鳴海上潮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奔騰陽浮樹外滄江水塵漲源頭野火烟即每句能通三件事以至廟堂生莽卓巖穴死伊周和風滿樹笙簧雜露靄包山翠黛重坐見山川吞日月杳無車馬送塵埃霽分星斗風雷靜涼入軒窗枕簟閒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然竟未有一句能言五件物者信乎格物之難也

環溪又謂用此格私按所作則五言詩中每句用上兩物即成氣象用三物即稍工然絕少所可舉者不過三五聯耳七言詩中每句用上三物即成氣象用四物即愈工然愈少所可舉者不過二三聯而已至一句用及五物者僅有一聯至用半天下滿天下之說求之在己者絕無於人亦未見其有也然後知詩道之難也如此而古今之美備在杜詩無復疑矣

環溪嘗以所作質於宗老（宗老乃環溪從兄諱江字朝宗有宗老堂集）宗老云五言詩、七言詩俱有關竅不可不知環溪問故

宗老云。五言詩要第三字實。七言詩要第五字實。若合此、雖平淡亦佳。不合此、雖巧亦無巧矣。如吾弟詩。燕忙將入夏。蠶暖正眠春。水痕纔破臘。雲黯似知春。不是不巧。只是第三字不合虛了。比雲黯天如近雨。餘山似春便不干事。環溪深服其言。因徧指他詩無不驗者。

環溪既見謀公。信杜愈篤。因取所選晝夜熟讀。愈久愈深。所見諸人說不到處。或問杜詩之妙。環溪云。杜詩句意大抵皆遠。一句在天。一句在地。如三分割據紓籌策。卽一句在地。萬古雲霄一羽毛。卽一句在天。如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卽上一句在地。下一句在天。如高風下木葉。卽一句在天。永夜攬貂裘。卽一句在地。如關塞極天惟鳥道。卽一句在天。江湖滿地一漁翁。卽一句在地。惟其意遠。故舉上句卽人不能知下句。又有險語出人意外。如白摧朽骨龍蛇死。人猶能道。至黑入太陰雷雨垂。則人不能道矣。爲險處在一垂字。無人能下。如峽坼雲埋龍虎睡。人猶能道。至江淸日抱龜鼉遊。則人不能道矣。爲險處在一抱字。無人能下。如江海闊無津。人猶能道。豫章深出地。則人不能道矣。爲一出字難下。如高浪蹴天浮。人猶能道。大聲吹地轉。則人不能道矣。爲一吹字難下。如竹光團野色。人猶能道。至舍影漾江流。人不能道矣。爲一漾字難下。如月湧大江流。人猶能道。星垂平野闊。則人不能道矣。爲一垂字難下。如暗水流花徑。人猶能道。春星帶草堂。則人不能道矣。爲一帶字難下。春字又難下。凡如此等字。雖使古今詩人極力思之。終不能到。如于星上加一垂字。一春字。于水上加一暗字。初若生面。然易言天垂象見吉凶。書言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則星字上本有垂春字。淵明歸去來辭云。泉涓涓而始流。春水

水字本有暗字意。但用意深。來處遠。人初讀不能便覺耳。大抵他人之詩。工拙以篇論。杜甫之詩。工拙以字論。他人之詩。有篇則無對。有對則無句。有句則無字。杜甫之詩。篇中則有對。對中則有句。句中則有字。他人之詩。至十韻二十韻則委靡叛散而不能收拾。杜甫之詩。至二十韻三十韻則氣象愈高。波瀾愈闊。步驟馳騁愈嚴。愈緊。非有本者。能如是乎。唐史有言。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也。

或問環溪。百韻詩是如何作。環溪云。百韻詩只是八句。大抵十餘韻當一句。但是氣象稍宏。波瀾稍闊。首句要如黿鼉拔浪。一擊之間。便知其有千里之勢。于落句要如萬鈞強弩。貫金透石。一發飲羽。無復有動搖之意。萬有一分可搖。即不得爲斷句矣。嘗記余在岳陽時。欲作四十韻詩。詠岳陽風物。而首與尾同。賓與主類。無復純一。豪屢成而輒毀。既讀杜詩。未半年間。會丞相張公過臨川。急欲求見。則一夕而成百韻。前爲此困。而後此不復知其困矣。百韻初投張公。再謁即顧環溪曰。夜來三復百韻。筆力有餘。可謂賞人也。不旋踵而百韻之名。播於五邑矣。

環溪詩話卷中

沈給事有詩名。帥潭。過臨川。行李不駐。環溪出城追及一見。時給事已聞環溪名。執所投詩册云。某行忙。不及拜觀。可舉公得意處。環溪云。聖主思文德。元臣獻武功。一言深悟主。五利且和戎。給事云是使事。又曰天地包羞日。山河匿怨中。給事云太逼。至儒生別有淚。不是哭途窮。卻云好好。作詩要當如此。又舉戰伐功何有。和親計未疏。將軍休抵掌。隱忍待驅除。又舉至氛祲埋金闕。塵沙暝梓宮。卽云好語。至古來嘗膽事。泣血望羣公。又舉江淮十載警胡塵。底事磨崖未勒勳。聞道本朝還遣使。且令諸將各收軍。給事曰。此詩有體。又舉寇殘井邑困流離。回首歡娛一一悲。不厭兒童遭世亂。惟愁父老說清時。云佳句也。作詩至此足矣。當復何求。環溪又云。近上沈監使詩。內一聯似得意。云萬井火熬波裏雪。十州雷送雨前春。給事云此詩說茶烟雖好。然不及適閒所舉感時諸詩有可採。卽起身將去。又云。已見公詩。尙未見公志。可更舉一二聯。環溪因舉近日山居一聯云。亂石分開急流水。羣山擁出最高峰。給事諷詠良久云。功名晚。且辛苦。又舉出武寧道中一聯云。山高不改自然色。水遠能流無盡聲。給事云。此是公遠到處。乃遂別去。

環溪詩極繁夥。人爭求之。然得之者所賞各不同。張令最有詩稱。初與環溪未相識。見其題壁有木落清無影。荷枯澹有香之句。深愛之。他日與環溪相遇云。公豈非木落清無影。荷枯澹有香吳德遠乎。因握

手相得甚歡。是夕環溪於坐間贈詩。有云行杯波動金蓮側。翦燼燈飄寶蠟殘之句。張令以爲有富貴氣象。緣此欲盡得環溪詩。伯兄乃選歌行古調一册與之。未幾。張令到邑中。附前詩來還。略無一語。既坐定。見几閒有詩藁。試閱一篇。乃友人作室山居。往訪有贈第一聯云。西風橫吹雨腳斷。秋雲輕籠日花明。便仰而哦之。再稱佳句。以爲似李長吉。又看謝友人贈詩云。君少作奇字。瘦硬得柳骨。（友人精於字。）墨淨翦水勻。勢健拗鐵屈。即大聲而誦之曰好句。至新詩更鐫磨。勁絕與字匹。老蛟寒臥波。壯士怒抉石。翻盆勢動搖。詩與字俱力。即大呼云。吳德遠坐處窄也。著這詩不得。又誦晚歸詩。至樵歌催日晚。村樂見年豐。至鴈陣橫沖霧。酒軍酣戰風。即連呼好健語。又誦文徽廟升遐十八韻。至羽衞連荊棘。衣冠雜虎狼。烟沈鳧鴈斷。天闊水雲黃。即云詩之精神見於此矣。又誦至風悲雲動色。天慘日無光。即曰此詩甚似杜牧華清宮詞。後當有知者。看徹即掩卷撫案曰。公有許多好詩。都不將與我看。卻將那箇詩來。伯兄聞之頗慙。環溪但仰視而笑。知好惡之無定也。

或人問環溪曰。百韻詩見士大夫諷詠多矣。然而所賞往往不同。或喜霜皮圍四十。水擊里三千。或喜山河歸整頓。天地入陶甄。或云但存忠貫日。未問寫凌烟。乃是假對中之妙者。或云遠吸金莖露。高攀玉井蓮。洒落不凡。或云風度優曩笏。恩光遶賜鞭。最善用事。爲張相是風流宰相。又是勳業大臣。曩笏所以譽其風流。賜鞭所以表其勳業。又皆是張家事。李唐光夾日。炎漢赫中天。二事最好。爲張相有平難之功。又有中興之功。或云共承天柱折。獨斡斗杓旋。爲見得衆人共難而他獨有功之意。或云懷古歌

鴻鴈傷今拜杜鵑於時最切歌鴻鴈有懷想宣王中興之意拜杜鵑有感傷明皇入蜀之意環溪笑云予初作此詩之時一夕要成百韻是事皆使是韻皆押何暇及此是亦諸公求予詩之過然亦見諸公好惡之不同也此詩大槩讀而不厭者爲一氣貫之其間無甚歇滅而已或人又問爲百韻豈無灼然得意者乎環溪云有美者人與之鑑予之妍醜何能逃於諸公然始者私心自謂得意處緣有兩聯乃詩家精神不意諸公所賞皆不及此或人問故環溪云如王氣周旋內胡塵笑語邊乃是形容張相扈駕之精神如諸公所賞皆是詩中骨格而已如浮雲開斥堠飛鳥避戈鋋乃是形容張相入蜀之精神自是而外或發之以椒蘭或潤之以丹漆以通血脈以成肌膚備體而已故詩有肌膚有血脈有骨格有精神無肌膚則不全無血脈則不通無骨格則不健無精神則不美四者備然後成詩則不待識者而知其佳矣雖然百韻之詩有首句又有斷句如蜀道開天險雄誇億萬年停空蟠瑞氣蓋代出眞賢即是首句自是而下盡說得行如國步艱難盡公歸早晚遄願爲元結頌磨石待高鐫即是斷句自是而上盡載得起其間又有放下拈起處如波瀾曲折皆在于我然後爲善詩善馭者可以取長道雖百里亦可善詩者可以取長篇雖數十韻亦可能了百韻則自三四十韻而下皆可不學而能故善詩之道無他譬之善馭而已

環溪從兄常從容謂古今詩人既多各是其是何者爲正環溪云若論詩之妙則好者固多若論詩之正則古今惟有三人所謂一祖二宗杜甫李白韓愈是也仲兄云唐詩惟稱李杜吾弟又言韓愈何也環

溪云。李杜是韓愈所伏者。韓愈又是後來所伏者。仲兄云。三公所長何如。環溪云。杜甫長於學。故以字見功。李白長於才。故以篇見功。韓愈長于氣。故十數篇見功。仲兄云。近時荆公作四家詩選。如何添永叔。環溪云。荆公置杜甫於第一。韓愈第二。永叔第三。太白第四。蓋謂永叔能兼韓李之體而近於正。故選焉耳。又謂李白無篇不說酒色。故置格於永叔之下。則此公用意亦已深矣。仲兄又問山谷拗體如何。環溪云。在杜詩中。城尖徑窄旌旗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埋龍虎睡。江晴日抱黿鼉遊。是拗體。如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是拗體。如夜半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臥。傍觀北斗向江低。仰見明星當戶坐。大是拗體。又如白催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凄凄。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兒。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呼。等句。皆拗體也。蓋其詩以律而差拗。於拗之中又有律焉。此體惟山谷能之。故有黃流不解流明月。碧樹爲我生涼秋。石屏堆疊翡翠玉。蓮盪宛轉芙蓉城。紙窗驚吹玉蹀躞。竹砌翠撼金琅璫。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侯王等語。皆有可觀。然詩纔拗則健而多奇。入律則弱爲難工。荆公之詩入律而能健。比山谷則爲過之。然合荆公與山谷。不能當一杜甫。而歐與蘇各能兼韓李之半。故知學韓李者易爲力。學杜詩者難爲功也。

善詩俞秀才。一日到環溪。以詩一篇贄見。環溪讀之。因言前輩作詩皆有法。近體當法杜。長句當法韓與李。俞云。太白之妙。則知之矣。韓愈之妙。未之聞也。環溪云。韓愈之妙。在用疊句。如黃簾綠幕朱戶閒。是

一句能疊三物。如洗粧拭面著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是兩句疊六物。惟其疊多。故事實而語健。又諸詩石鼓歌最工。而疊語亦多。如雨淋日炙野火燒。鸞翔鳳翥衆仙下。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韻韻皆疊。每句之中。少者兩物。多者三物。乃至四物。幾乎皆是一律。惟其疊語故句健。是以爲好詩也。俞欣然而歸。明日作一歌見謝云。天高日遠雲霧闊。黃金白璧孤虞卿。漢廷無人薦司馬。故山有客呼孔賓。便覺氣象不同。乃知前輩文章。故自有關鈕。若不得其門。何自入哉。

環溪又云。予嘗用此按太白詩。太白發言造語。宜若率然。初無計較。然用事亦多實。作語亦多健。如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兩句之中。亦是用五物。如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兩句之中。亦是用五物。甚至蜀道難。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勾連。兩句中亦用五物。如此何往而非實也。又如白雲映水搖秋城。白露垂珠滴秋月。卽是兩句中用六物。又如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饈值萬錢。亦兩句中用六物。如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暗天。無非兩句中用六物者。至如長安白日照青空。綠楊結烟葉裊風。禁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卽兩句之中。幾用七物。乃知前輩作詩。未嘗不知此理。蓋不實則不健。不健則不可爲詩也。

環溪仲兄云。杜詩之妙。復有可言者乎。環溪云。杜詩又有渾全之體。仲兄云。何謂渾全之體。謂四句只作一句。八句只作一句。如安穩高詹事。新詩日日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是四句亦作一句。如不見閔公三十年。新詩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亦是四句只作一句。如寄語楊員

外山寒少茯苓歸來稍暄暖當爲斲青冥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即是八句只作一句又如苦憶荆州醉司馬謫官樽俎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亦是八句只作一句仲兄曰妙吾弟亦嘗有此體乎環溪云弟在岳陽時嘗有一詩云歲暮懷家客通宵不自娛諸兄得意否老母有懽無已謝交朋遠猶思弟妹孤吾身不足念爲此一嗟吁時未知有杜甫蓋偶然而合也又如友人趨寧化一篇云聞君早晚趨寧化尚有新詩別故人試問幾程端可到還憂半載不相親傷心歲律崢嶸暮解事梅花摘索新去去冰霜頻莫厭庭闈和氣即如春時已知有杜甫蓋體之而作也

環溪仲兄問山谷詩亦有可法者乎環溪曰山谷除拗體似杜而外以物爲人一體最可法于詩爲新巧于理亦未爲大害仲兄云何謂以物爲人環溪云山谷詩文中無非以物爲人者此所以擅一時之名而度越流輩也然有可有不可如春至不窺園黃鸝頗三請是用主人三請事如詠竹云翩翩佳公子爲政一窗碧是用正事可也又如殘暑已趨裝好風方來歸苦雨已解嚴諸峰來獻狀謂殘暑趨裝好風來歸苦雨解嚴諸峰獻狀亦無不可至如提壺要酤我杜宇賦式微則近于鑿不可矣不如把菊避席雲月供帳黃花韜光白鷗起予蘭含章而鳥許可以至演雅一篇大抵以物爲人而不失爲佳句則是山谷所以取名也仲兄曰善又問吾弟亦嘗有此作乎環溪云前此有數聯蓋偶然而合後此有數聯則擬而合也弟在岳陽時嘗有厭看花笑客忍受草欺人又有水流成獨往山勢作朋來春令乍來

風掠地。寒威潛退雪消峰。又詠雪詩。爭屯未就雲頭合。結黨欲成風勢高。等句。時未知有山谷。蓋偶然而合也。是後有葉稀林脫穎。沙現水分鏕。詠竹云。起於懷素節。嘉乃伴虛心。又柔桑翠竹相傾倒。細草幽花自發明。草迷花徑煩調護。波泊蓮塘欠節宣。等句。時則知有山谷。蓋效之而作也。仲兄又問一友人曾選吾弟詩。乃惜其氣格止于杜。欲勉而上至風雅如何。環溪云。正恐知風雅之名而不知其實也。仲兄云。何謂風雅之實。環溪云。豈以四字作句。四句成章者。謂之風雅。亦豈以發乎情性。止乎禮義者。謂之風雅乎。如以發乎情性。止乎禮義。皆謂之風雅。則杜詩無往而非風雅矣。仲兄釋然而喜曰。何謂杜之風雅。環溪云。杜甫詩中。如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皆風也。如劍門、石筍、石犀、古柏行、遭田父泥飲。皆蜀國之風也。如壯遊一篇。該齊趙吳越。則四國之風也。如劍器行、花卿歌、驄馬行。各指一事。則風之小者也。如八哀詩詠八公。則當代名臣。杜鵑行、則託諷于君。麗人行、有關于風之大者也。如新安吏、潼關吏、兵車行、石濠吏、悲陳陶、後出塞。則雅之小者也。如北征、憶昔二首、冬狩行、哀王孫。則雅之大者也。如贈左相二十韻。贈太常張卿二十韻。贈鮮于京兆。贈特進汝陽王。各二十韻。以至入奏行、春陵行、裴施州、丹青引。則頌之小者也。如謁元元皇帝廟、行次昭陵、重經昭陵、以至洗兵馬。則頌之大者也。如之何然後爲風雅頌乎。仲兄曰。妙非吾弟不能至此。杜甫固重于世。今得吾弟之言。乃益重矣。太白如何。環溪曰。太白雖喜言酒色。然正處亦甚多。如古風之五十九首。皆雅也。如蜀道難、烏棲曲、上留田、白頭吟、猛虎行等。非風乎。如上雲樂、春日行、胡無人、陽春歌、宜春苑、奉詔等。非頌乎。雖不可責其備。求其全。

然捨李則又無以配乎杜矣。然則韓詩如何。環溪云。韓詩無非雅也。然則有時乎近風。如誰家子、華山女、僧澄觀、則近于風乎。如失藤杖、靳州笛竹、桃源圖、則亦風之類也。如謝賜櫻桃、和裴僕射、則近乎頌矣。如題南嶽歌石鼓、謂張籍而歌李杜、則頌之類也。雖風頌若不足而雅正則有餘矣。故捨乎韓則又無以配乎李也。故曰近古人詩唯有一祖二宗。

環溪詩話卷下

環溪嘗謂詩之工不在對句。然亦有時而用。第泥于對而失詩之意。則不可耳。伯兄一日看東坡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再三嘆其佳對。環溪云。以銀對玉則佳矣。以海對樓則未盡善。伯兄云。只是銀海玉樓。皆身上事。海不是海。樓不是樓。所以爲佳耳。環溪云。若就身上覓。時何不將玉山對銀海。伯兄喜曰。想當時坡意偶不及此。留與吾弟今朝作對耳。

伯兄一日又看荊公詩。至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麥更青。云白雪不是雪。黃雲不是雲。但下一割字。便見黃雲是麥。將一繰字。便見白雪是繭。如此用意。可謂工矣。會環溪觀穫稻。得一詩中有新月輝輝動黃雲漸漸收之句。伯兄見之復大喜。謂荊公是用意作來。吾弟是因事而使。蓋黃雲是禾。用荊公句。新月乃是鎌。用退之新月似磨鎌之句。雲不是雲。月不是月。而曲盡穫稻之理。所以爲工也。環溪又云。頃在岳陽過仙亭。嘗茶有碧雲紅雨之對。是後又有紅裏白開。殺青生白之對。亦是詩家遊戲。于理無害。嘗茶詩云。吹斷碧雲春晝永。落殘紅雨曉風輕。碧雲蓋用盧仝茶歌碧雲引風吹不斷之句。紅雨蓋用李賀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時老樹根有小桃爛開。薄暮微風扇之。飛紅遶砌。景在目前。事實而語清。故一時羣公莫不擊節。白開是賀南城鄧秀才韻云。挑燈倦夜羞黃裏。置筆窮年對白開。蓋黃裏是燈。白開是窗牖。左思作三都賦。牆壁戶牖。各置刀筆。故後筆上押白開韻。殺青乃是和伯兄韻云。空虛

氣象還生白筆退工夫見殺青時方食素而修經故殺青生白之事得以併使伯兄以爲此對乃得於和韻比之前輩尤爲工矣

環溪又云予作啓事中嘗有素王黃帝、小烏太白、竹馬木牛之對見賞于朋儕然用事太切則未免與前人相犯亦是一病不可不知近日兒輩看漁隱叢話云白閒紅裏已是浪漫用了由此觀之則殺青生白碧雲紅雨素王黃帝小烏太白竹馬木牛之對皆未偶終爲我有以其太切故也但詩啓中時復有此如食中之得蝦蟹味中之得薑桂亦無害其爲清美而已必求合前人非也必求異于前人亦非也予但願詩之美惡安問有合無合于前人者乎

環溪嘗謂古今詩人未有不用事觀杜詩繡衣屢許攜佳醞阜蓋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眞成一醉習池回是四句中渾將太守御史事實使到詩人豈可以不用事然善用之即是使事不善用之則反爲事所使事只是衆人家事但要人會使如黃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巢由黃綺是人能知至終辭漢不見堯六字即非杜甫不能道矣巢由合下不見堯黃綺初年不出但終能辭漢而已又從風鴛雨燕上說來風鴛雨燕以喻禍難藏近渚集深條以喻避禍難之意則用意尤深矣又如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蘇武節呂虔刀二事亦人所共知至前軍左將四字即非杜甫不能道矣又如弟子貧原憲諸生老服虔原憲服虔二事亦衆所共知至弟子諸生四字即非杜甫不能道矣前軍左將弟子諸生八字皆實故下面驅遣得動是名使事若取次用一虛字貼之即名羊將狼兵安能使之哉

予嘗送李侍御自中書舍人帥盧一聯云中朝共惜無雙士絕塞貪看第一人無雙第一故衆人所共知泛然使者亦多然不是姓李人又無中朝共惜絕塞貪看之意用之卽爲無工矣正合公孫渾邪泣李廣酋卽卑揆之意故名用事又如上王著作一聯云已經平子宜無憾未見夷吾得不憂蓋著作是看詳官已保明易璇璣故言已經平子尚未及識故言未見夷吾平子是王澄事夷吾是桓彝說王導事向見管夷吾無憂矣既用王家事又以夷吾對平子吾對子夷對平卽是對中有對凡人作文要如細花錦須是花上有花葉中有葉愈看愈有功矣方如此乃爲妙也

或問環溪伯兄詩如何環溪云予伯兄德邵每作詩磨磨瑳瑳直見圓靜都無病處方休在官杭日嘗作小詩云時乖事轉拙端居徒含情不似階前草春來隨意生又詩云雨餘寒氣淺園林作春媚不知海棠花新來著花未又一絕云遊子春衫已試單桃花飛盡野梅酸怪來一夜蛙聲歇又作東風十日寒最爲含蓄而有氣象又有率然而佳者村翁習性不浮華只種桑麻不種花聞道野梅開欲徧好分春色過山家有用實語而工者如文書堆裏形骸苦竹木陰中日月閒是也有疊韻而工者如密閒常作三獨坐琴上時彈一再行是也一再行是相如琴事正使三獨坐乃漢御史司隸尚書令會同專席號三獨坐借使蓋伯兄與予及季弟常在窗閒作三處獨坐（李弟漸字德深自有文集）故借而使之然以坐對行以三獨對一再此其所以爲工也又有用顏色作對而工者如心緣黃紙紅旗動氣爲青雲白石降是也蓋紅旗黃紙不關心是樂天語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其意砑碑何由降是永叔語伯兄引之以爲對又

以心對氣。以紅黃對青白。語奇而句不牽強。此其所以爲尤工也。

或問環溪。仲兄詩如何。環溪云。予仲兄德強。詩從蘇黃中入。如食雪一聯。簷頭清響銀匙動。階下寒光玉盌翻。中秋無月一聯云。也應只是尋常夜。未必如今分外圓。又隨邵直閣遊平樂云。獨鶴下隨雞飲啄。衆星高共月徘徊。等語。則無愧於東坡。如半塘微漲聚紅鈹。幾畝清陰鎖碧鮮。又夜半簷聲幾點。隱秋高雲影一行微。言花不言花。言竹不言竹。言雨不言雨。言雁不言雁。又花蕊有鬚渾帶蜜。桑枝無葉已成衣。言蜜以見蜂。言衣以見蠶。意遠而語奇。則無愧于山谷。至如輕雷入樹驚花魄。白浪浮空漲水脂。又苦陰一篇。荒山乾沒更節序。濁氣擁地愁無邊。非烟非霧不見日。欲雨欲雪難爲天。不惟氣渾而語健。且又關時令諷。愈不可及。仲兄聞之。謂環溪曰。兄亦自謂此詩差勝。然偏求集中。未見有兩首。環溪云。好詩但一篇亦難。如前輩詩有一篇得名。有一聯得名。有一句得名。如楓落吳江冷。空梁落燕泥。但以一句得名。已爲人所忌。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一聯得名。已爲盛事。如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亦只是一聯得名。多少驚天動地詩。豈易得哉。

或人又問環溪仲兄詩筆素高。今所舉止于此乎。環溪曰。是何言歟。予仲兄用意深。諸體之中各有到處。如日長人靜聞風佩。雨久堂空生水衣。是正對而工者。如二天開佛日。一道冪卿雲。無苗何處尋黃犢。露地誰家覓白牛。是借對而工者。如和發青亭云。簷花謝女雪。徑掃沈郎錢。雪非雪。錢非錢。謝女之雪。乃是柳絮。沈郎之錢。乃是榆莢。是隱對而工者。如笛弄一聲橫釣艇。月明千里上層樓。是寫景而工者。

如詠墨梅云寫處似移牆上影捲來如寄隴頭春詠綠萼梅云朱脣不駐曉妝薄玉頰頻啼夜雨翻是狀物而工者農祥待白未爲雪春榜爭魁欲放梅以雪爲農祥以梅爲春榜是體物而工者又如泉聲如有語山色自忘形花覺青春半山將白晝陰是自然而工者如冰看時俗薄雨弄客愁多又月借窗移疏影轉風翻雪放一枝高兼葭露滴思鄉恨蘆荻風緊羈旅愁是雕鐫而工者如人情不似溪流水不改當時枕上聲是寫意而工者如一軸塵埃古澀體十年燈火短長檠是書懷而工者如夢過一年還是甕心更萬事竟成灰是感事而工者如道上飛來燕簾開不避人是句出兄弟而工者如彈壓京畿賢大尹藩宣上國古賢侯是近于典雅而工者不如回紋暮春云嬌聲囀處藏鸚小美睡濃時落日斜橋拂柳溪深漲水眼驚春雨過飛花轉而誦之卽云花飛過雨春驚眼水漲深溪柳拂橋斜日落時濃睡美小鸚藏處囀聲嬌卽近日諧戲而工者非有餘而可能之乎

環溪嘗璋得予詩玭嘗取詩呈環溪環溪略看乃于璋詩中時用朱抹一聯于春遊詩取各自芬芳花默默兩相呼喚鳥津津于秋郊詩取風急城闉砧杵動雨餘園圃轆轤收于冬霧取始訝長郊從此斷忽驚行客近前來于秋江泛舟取倒懸欲墮花如綴背立將飛鳥似驚于環溪夜坐取池塘不用夢春草風雪何須在灞橋于贈別友人取惜別有情空執手贈行無緒不成章于俯情寫景取雁飛雲抹欹斜字魚躍波搖出沒星于春晚取水流天際驚春動山入雲閒鬬碧攢于薄雪取地暖尙疑消玉馬雲開早欲放金雅于環溪夜坐又取其全篇云江天閒晚已斜陽清掩柴門對草堂葉落轉枝翻鵲影星飛

橫水帶螢光。徹風得雋驅殘暑。新月出香生嫩涼。坐覺秋容轉清爽。一聲漁笛在滄浪。又取其上人陳清十詩內一篇云。下筆非能不自休。清談未足第三流。夢中讀易疑神動。醉裏吟詩想鬼愁。飛鶻豈徒驚燕雀。騎驢直欲度驊騮。此君須異無人識。慚愧當年遇褚裒。又取衣無錦繡勞心織。味乏膏粱困舌耕。閒中坐作蜘蛛隱。夢裏逃成燕雀禪。弈棋但以忘憂耳。縱酒無如作病何。又取一篇末四句云。龍肝雉尾瓜蓴好。玉核金槌棗柰香。只有牛心猶未割。願如逸少得先嘗。自餘未經抹出者。不敢妄錄。姑錄大槩。以繼二伯父之後云。

又錄環溪集載以易授玭有契予予心。喜而成詩云。早日功名世背馳。擬將文字療寒飢。無杜甫驚人句。庶免淵明責子詩。總角宜與俱脫穎。（宜乃璋小字。與乃琮小字。璋請甲午舉。丁酉中鷹名。琮後甲辰登科。）含哺應惠尚兒癡。（應乃玠小字。惠乃珍小字。請丙午舉者。玠珍貢俊才。不幸早世。）殷勤謝爾傳心印。解後靈椿見五枝。環溪所謂有契予心者。乃參易是元氣之時。及見玭繫詞統論。復有玭得文之說。謹併錄以爲觀者印證云。

環溪云。凡人詠月如鉤。爭似明天子。光明數百洲。此比興皆全。又加騰騰離海角。漸漸出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前兩句敍起因。如開花相似。後兩句似結末。如結子相似。可以觸比幾套。且如雨詩須說久晴。或久旱卻說起雲收拾雨。落雪詩須說風緊雲黑卻說雪落。只要神化。春雨則言其妨農。或其朔風未退。凍或先凌。或言因此大水。末後皆可說晴。夏雨則先當以貫休詩一雨火雲盡爲意。當以救旱爲意。荷雨則古有詩云。瞥看湖上黑雲飛。不覺舟中雨溼衣。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此

一首詩便如前段所說月詩騰騰離海角絕句樣有次序又如詠秋冬閒雨言其淒涼旅中聞雨則思家在室聞雨則思旅中古詩有秋雨云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夢更回頭暮雲帶雨歸飛急只在西窗一夜愁甚得秋雨氣象又絕句秋雨云連雲接塞添迢遞洒幕侵燈送寂寥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上兩句說秋雨淒涼下兩句說雨聲來歷蓋使我孤客一夜不眠而耳中不靜者乃主人窗外芭蕉被雨聲所滴也如作一日晴詩春日則形容其麗日融和花香草綠人堪游賞夏日則言其火傘張空當思避暑之與如晉七賢竹林等事或沈李浮瓜水邊林下又如老杜云乞爲寒水玉願作冷秋蓮之類冬日則言其可愛因霜久晴可喜如雪晴則要雪晴氣象且如閨中情性之詩送將歡笑去收得寂寥回乃直敍送別之情也又如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此直敍閨中之淒涼也又如銷金帳冷水沈烟鬢滑金釵落枕邊此直敍閨房之景也又如風雨瀟瀟梧葉黃相思寸寸斷人腸西風捲盡梧桐葉乞與中庭散月華一夜爲君眠不穩那堪雨急葉聲乾皆直言秋冬閨中之事也又回紋機上暗生塵閒撥琵琶過卻春此乃直言閨中春景淒涼此皆賦也又如妾心火爐香深深滋味長卽心香爐灰一冷長淒涼此是比也亦與也又如自恨身輕不如燕春來長繞御簾飛此亦比中與也如月色西簷明似晝風梧葉葉是秋聲此與也因景而生情又如烏鵲語千回黃昏不見來漫教脂粉匣開了又重開此賦中之與也又一年十二度圓月十二回圓不在家此因月而發與也又如回針刺到雙飛處憶著征人淚數行此因針線而發與也又如客中情況故溪黃稻熟一夜夢中香此賦也亦與也

直敍思家之情賦也因此黃稻之熟而發思家之情則興也又如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此直言客中一時之事賦也又如雪滿空庭悄悄時城頭風動鵲高飛一聲羌笛千山月不放鄉關夢裏歸此上兩句是賦下兩句是因月聞笛而發興之思家也又如草滿青山水滿湖倦遊搔首憶吾廬何時準擬成歸計只見年年畫宅圖此亦賦中之興也又如邯鄲驛裏逢冬至抱膝燈前影抱身想得家中深夜坐還應說著遠行人此興也又如秦少游詩云北客念家渾不睡荒山一夜雨吹風此直說客中而有思家之情乃賦中之興也如又林閒幽鳥啄枯槎落盡寒潮一澗沙獨木橋西遊子宿酒旗斜日兩三家此亦賦中之興也至如天海相連無盡處夢魂來往尙應難誰言南海無霜雪試向愁人兩鬢斑此以愁人頭白比霜雪而發思家之情比中興也又如梧葉離離欲滿階乍涼天氣客情懷十年舊事雲飛去一夜雨聲都送來蓋因梧葉飄落乍涼天氣而發興也至如一夜雨聲喚起十年感舊之情此亦興也至于說舊事如雲飛去則比也又如司馬池詩冷于陂水澹于秋遠陌初寒古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有賦有比有興冠絕古今又如客舍幷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憶幷州是故鄉此又興也極飄逸又如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又如胡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又如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月十年燈此三聯皆賦中之興也又如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共看今夜月獨作異鄉人亦賦中之興也又合用故事如思親則有唐狄仁傑遠望白雲飛吾親舍其下若在客中思父母此爲第一事思兄弟則池塘生春草及鴻鴈鶺鴒

上可發意思。妻子則有古詩云。糞砧在何處。山上復有山。何時大刀頭。破鏡飛上天。糞砧、夫也。山上有山出也。大刀頭有環。借作還字。破鏡飛上天。十五六月團圓。破鏡者月半也。言月半當還也。思家此一事最好用。有竇滔妻蘇氏織回文詩寄夫。事可用。故有詩云。回紋機上暗生塵。只要人善用。變而通之。方爲善使事。怕使事而不可解。且如農桑樵牧之詩。當以毛詩豳風及石湖田園樂比興熟看。夢中亦解得。詩方有意思。長益其次。鶴林玉露中所拈出漁樵農圃十絕句。亦不可不讀。如石屏詩云。溪上陰陰綠樹多。烏犍帶犢臥前坡。筒車自運山田水。長日老農閒唱歌。此全是直敍田家之景。賦也。又如帶犢羸牛待草肥。下田父子自鋤犁。舍中饁婦炊新熟。只候兒童筍蕨歸。亦賦也。又如後村詩云。稚子呼牛女拾薪。山妻自膾小溪鱗。安知曝背庭中老。不是淵明行輩人。此上兩句是賦。下兩句是興。仍觸類而長之。下兩句極可法。且如十里人家雞犬靜。竹扉斜掩護蠶眠。又如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麥更青。又如麥秋天氣易寒熱。蠶月人家忌往來。此三聯乃農桑之紀實。曲盡人情。皆賦也。向白雪黃雲一聯。又比賦俱全。且如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遂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又云。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偏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此皆傷感之興也。山谷牧牛詩云。騎牛遠遠過前村。吹笛風斜隔岸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此乃因牧童而發興。嘆城市之不如山林也。且如漁父合用呂望渭濱遇文王及嚴子陵釣臺等事。但要用得有新意。柳子厚詩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此賦中之興也。又唐詩云。青

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此全是興也。言外之意超然。又如張志和詩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亦興也。大抵漁家詩要寫得似漁家。田圃詩要寫得似田圃。人家樵牧要寫得樵牧。又要不犯正位。不隨古人言語。且如柳子厚詩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後來李梅亭作雪詩云。不知萬徑人蹤滅。釣得魚來賣與誰。此乃翻古人公案例也。動步要說變了古人言語。方有新意。且如朋友情性。全在說契愛之情。有詩云。只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又云。來時萬里同爲客。今日翻成送故人。又五言絕句云。相送卽相別。相思復愴然。心同波裏月。夜夜傍君船。此皆賦中之興也。又云。數樹秋風滿庭月。憶君時復下階行。又云。楓葉滿階愁不睡。把君詩卷傍寒燈。此皆寓相思朋友之眞情也。又如而今送別臨溪水。他日相思來水頭。又云。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寫送別之眞情也。又唐詩云。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夭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滄烟芳草馬頻嘶。此寫情最眞。又是一般格調。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爲扇格。又香山詩云。遊山弄水攜詩卷。看竹尋花把酒杯。六事盡思君作伴。幾時歸到岳陽來。此寫寄友之情。亦可爲格。且如姻眷往來。有老杜送表姪古風。及山谷送王郎可法。唐人詩云。遙知兄弟登高處。偏插茱萸少一人。此兄弟之情也。又竇鞏寄兄弟詩云。書來爲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銜山。亦兄弟之情也。半山王荊公過外弟飲云。一自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邊路。至老相尋得幾回。此親戚之

情也。可以觸類而求之。且如時令詩須作得一時氣象。眞如古人。孟春詩云。春還宮柳腰肢細。水入御溝鱗甲浮。又梅欲飄零猶醞藉。柳纔依約便風流。又春將國豔薰花骨。日借黃金縷水紋。仲春詩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又竹筍初生黃犢角。蕨芽新長小兒拳。又花如解語迎人笑。草不知名隨意生。晚春詩云。如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又花明柳暗一溪水。日薄雲深三月天。初夏。梅子熟時天更雨。松花落盡晚猶風。仲夏。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晚夏。大暑去酷更清風來。故人秋詩。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又龍帶晚烟歸洞府。鴈銜秋色過衡陽。又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冬詩。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不能徧舉古人之好句。略舉一二以爲式。且如節令詩。亦當隨時發新意。依隨古人言語。卽如省題詩相似了。上元詩云。兩巷人家看燈去。一樓明月屬詩人。七夕詩云。乞巧任從兒女道。自書拙賦上屏風。此等詩方爲新意。且如詠物詩。本非初學可及。而莫難于梅竹雪。詠梅無如林和靖疏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又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如竹詩。山谷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採薇瘦。茶山詩云。平日文章初虎豹。上梢頭角忽龍蛇。雪詩則當以聚星堂禁體爲上。而東坡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雖非禁體。亦甚好。又如危日蓋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又如斜拖闕角龍千丈。深抹宮牆月一痕。又如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皆古人名句可法。至如有令可干難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上句是袁安雪中閉戶不干人之事。下句是王子猷雪夜行舟訪戴興盡而返事。兩句皆翻案。又如

劉改之詩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上句是裴度雪夜平吳之事下句卽訪戴之事上句是得時事下句是失時事上句事雖難也易下句事雖易也難以俗爲雅又是倒翻公案尤爲高妙且如詠雲詩有云如峰如火復如緜飛度微陰落檻前大地生靈乾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此比也亦興也又如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閒雲半閒五更雲去逐行雨回頭卻羨老僧閒此賦也亦興也琴詩當讀韓柳琴操笛詩當看武昌老人說笛歌琵琶詩當看琵琶行及歐陽公王介甫明妃曲卻雖用事時不犯正位不隨古人言語走且如作仙道僧佛詩要冲澹瀟洒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韋蘇州詩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蹟太白詩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陳希夷詩云毫殿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又如洞雲深鎖碧窗寒滴露研硃點周易此等句皆超在塵外且如詠物詩多是要超脫顚倒方好詠月便說如雪如冰若吟雪詩便反說他如月之白詠人便比物詠物便比人清如玉壺冰直如朱絲繩此以物比人也露溼何郎試湯餅日高筍令炷爐香以何郎荀令比荼蘼也詠畫須返說是眞詠眞返說是畫如此變而通之筆下自活矣茶山消梅詩云未見枝間著子初聞名已療渴相如花肌自是如冰雪那得生兒不似渠又茶筅詩云玉立干雲百丈高晚年何事困鉛刀看君眉宇眞龍種猶解橫身戰雪濤此皆作法且如作詩不可一字有來歷不可一字無來歷要不爲事所使要文從字順各當其職而事意流行于裁句法中方可以言也且如今人言作詩必以且作省詩爲好殊不知省詩爲最難好而且除昔日程文應舉之外全不可應酬也或謂胸中無料不可作

詩殊不知李賀七歲作高軒過不知所用何事如唐詩二妙集衆妙集多不知所用何事而作大家數如李杜歐蘇陳黃簡齋放翁誠齋卻是用事也如余說非初學所敢仰望作詩且以二妙集極元集衆妙集熟看亦差可見矣初宜讀後村詩唐宋集句三選及曾茶山律絕則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古人意度在胸中矣此編爲作絕句而說唐律五言七言當別說然省悟乎此亦思過半矣左傳之勁史記之奇老莊之元奥韓柳之神妙更宜參之何詩不可吟矣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優古堂詩話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權所有